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十回 販丫頭學政蒙羞 遇馬扁富翁中計

子安道：「那裡有不來取贖的道理。這東西又不是人人可當，家家收當的，不過有兩個和那典伙相熟的，到了急用的時候，沒有東西可當，就拿了這個去做個名色，等那典伙好有東西寫在票上，總算不是白借的罷了。」各人聽了，方才明白這真容可當的道理。我從這一次回到上海之後，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。繼之趁我在上海，便親自到長江各處走了一趟，直到次年二月，方才回來。我等繼之到了上海，便附輪船回家去走一轉。喜得各人無恙，撒兒更加長大了。我姊姊已經擇繼了一個六歲大的姪兒子為嗣，改名念椿，天天和撒兒一起，跟著我姊姊認字。我在家又盤桓了半年光景，繼之從上海回來了，我和繼之敘了兩天之後，便打算到上海去。繼之對我說道：「這一次你出去，或是煙臺，或是宜昌，你揀一處去走走，看可有合宜的事業，不必拘定是甚麼。」我道：「亮臣在北邊，料來總妥當；所用的李在茲，人也極老實，北邊是暫時不必去的了。長江一帶，不免總要去看看；幾時到了漢口，或者走一趟宜昌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得。」繼之道：「隨便你罷。你愛怎樣就怎樣，我不過這麼提一提。各處的當事人，我這幾年雖然全用了自己兄弟子姪，至於他們到底靠得住靠不住，也要你隨事隨時去查察的。」我應允了。不到幾天，便別過眾人，仍舊回上海去。剛去得上海，便接了蕪湖的信，說被人倒了一筆帳，雖不甚大，卻也得去設法。我就附了江輪到蕪湖去，耽擱了十多天，吃點小虧，把事情弄妥了，便到九江走了一趟。見諸事都還妥當，沒甚耽擱，便附了上水船到漢口。考察過一切之後，便打算去宜昌。這幾年永遠不曾接過我伯父一封信。從前聽說在宜昌，此時不知還在那邊不在。便托人過江到武昌各衙門裡去打聽，不兩日，得了實信，說是在宜昌掣驗局裡。我便等到有宜昌船開行，附了船到宜昌去，就在南門外江邊一家吉升棧住下，安頓好行李，便去找掣驗局。

這個局就在城外，走不多路就到了。我擡頭看時，只有一間房子，敞著大門，門外掛了一面掣驗川鹽局的牌子，兩旁掛了兩扇虎頭牌，裡面坐著兩個穿號衣的局勇。我暗想，這麼就算一個局了麼。我伯父又在那裡呢。不免上前去問那局勇。誰知我問的這個，那一個答應起來了，說道：「他是個聾子。你問的是誰？」我就告訴他。那局勇聽見說是本局老爺的姪少爺，便連忙站起來回說道：「老爺向來不在局裡辦事，住在公館裡。」我問：「公館在甚麼地方？」局勇道：「就在南門裡不遠。少爺初到不認得路，我領了去罷。」我道：「那麼甚好。」那局勇便走在前面。我看他走路時，卻又是個跛的，不覺暗暗好笑。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，我只得在後面跟著。進了城不多點路就到了。那局勇急拐了兩步，先到門房去告訴。門房裡家人聽說，便通報進去。我跟著到了客堂站定。只見客堂東面關了一座打橫的花廳，西面是個書房，客堂前面的天井很大，種了許多花，頗有點小花園的景致，客堂後面還有一個天井，想是上房了。

不一會，我伯父出來，我便上前叩見。同人到花廳，伯父命坐，我便在一旁侍坐。伯父問道：「你這回來做甚麼？」我道：「姪兒這幾年總跟著繼之，這回是繼之打發來的。」伯父道：「繼之撤了任之後，又開了缺了。近來他又有了差使麼？」我道：「沒有差使，近年來繼之入了生意一途。姪兒這回來，是到此地看看市面的。」伯父道：「好好的缺，自己去幹掉了，又鬧甚麼生意！年輕人總歡喜胡鬧！那麼說，你也跟著他學買賣了？」我道：「是。」伯父道：「宜昌是個窮地方，有甚麼市面！你們近來做買賣很發財？」我聽了沒有答話。伯父又道：「論理要發財，就做買賣也一樣發財。然而我們世家子弟，總不宜下與市儈為伍，何況還不見得果然發財呢。像你父親，一定不肯做官，跑到杭州去，綢莊咧、茶莊咧，一陣胡鬧，究竟躺了下來剩了幾個錢？生下你來，又是這個樣，真真是父是子了。你此刻住在那裡？」我道：「住在城外吉升棧。」伯父道：「有幾天耽擱？」我道：「說不定，大約也不過十天半月罷了。」伯父道：「沒事可常到這裡來談。」說著，便站了起來。

我只得辭了出來，依著來路出城。

回到吉升棧，只見棧門口掛著一條紅彩綢，擠了十多個兵，那號衣是四川督學部院親兵；又有幾個東湖縣民壯，東湖縣的執事衙牌也在那裡。我入到棧，開了房門，便有棧裡的人來和我商量，要我另搬一個房，把這個房讓出來。我本是無可無不可的，便問他搬到那裡。他帶我到一個房裡去看，卻在最後面又黑又暗、逼近廚房的所在。我不肯要這個房。他一定要我搬來，說是四川學臺要住。我便賭氣搬到隔壁一家興隆棧裡去了。搬定之後，才寫了幾封信，發到帳房裡，托他們代寄。

對房住了一個客，也是才到的，出入相見，便彼此交談起來。那客姓丁，號作之，安徽人，向在四川做買賣，這回才從四川出來。我也告訴他由吉升棧搬過來的緣故。作之道：「不合他同一棧也罷。我合他同一船來的，一天到夜，一夜到天亮，不是罵這個，便是罵那個，弄得晝夜不寧。」我道：「怎的那麼的脾氣？」作之道：「我起初也疑心，後來仔細打聽了，才知道他原來是受了一場大氣，沒處發洩，才借罵人出氣的。」我道：「他從四川到此地，自然是個交卸過的了。四川學政本來甚好的，做滿了一任，滿載而歸，還受甚麼氣呢。」作之道：「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。省城裡專有那販人的事業；並且為了這事業，還專開了茶館。要買人的，只要到那茶館裡揀了個座，叫泡兩碗茶：一碗自己喝，一碗擺在旁邊，由他空著。那些人販看見，就知道你要買人了，就坐了過來，問你要買幾歲的。你告訴了他，他便帶你去看。看定了，當面議價，當面交價。你只告訴了他住址，他便給你送到。大約不過十兩、八兩錢，就可以買一個七八歲的了；十六七歲的是個閩女，不過四五十兩錢就買了來；如果是嫁過人的，那不過二十來兩錢也就買來了。這位學政大人在任上到處收買，統共買了七八十個，這回卸了事，便帶著走。單是這班丫頭就裝了兩號大船。走到嘉定，被一個釐局委員扣住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委員倒是強項的。」作之道：「並不是強項，是有宿怨的。那學臺初到任時，不知為的甚麼事，大約總是為辦差之類，說這個委員不週到，在上憲前說了他的壞話，這委員從此黑了一年多。去年換了藩臺，這新藩臺是和他有點淵源的，就得了這釐局差使。可巧他老先生趕在他管轄地方經過，所以就公報私仇起來。查著了之後，那委員還親身到船上稟見，說：『只求大人說明這七八十個女子的來歷，卑職便可放行；卑職並不是有意苛求，但細想起來，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頭，也沒有如許之多，並且訊問起來，又全都是四川土音，只求大人交個論單下來，說明明白這七八十個女子從何處來，大人帶他到何處去，卑職斷不敢有絲毫留難。』那學臺無可奈何，只得向他求情。誰知他一味的打官話，要公事公辦；一面就打送通稟上臺，一面把官船扣住。那學臺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說情。留難了十多天，到底被他把兩船女子扣住，各各發回原籍，聽其父母認領，不動通稟的公事，算實了面情給嘉定府。稟上去只說緝獲水販船二艘，內有女子若干口，水販某人，已乘隙逃遁。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緝文書，以掩耳目，這才罷了。他受了這一場大氣，破了這一注大財，所以天天罵人出氣。其實四川的大員，無論到任卸任，出境入境，夾帶私貨是相沿成例的了。便是我這回附他的船，也是為了幾十擔土。」我道：「怎麼那釐卡上沒有查著你的土麼？」作之道：「他在嘉定出的事，我在重慶附他來的，我附他的船時，早已出過了那回事了。」談了一回，各自回房。

我住了兩天，到各處去走走。大約此地係川貨出口的總匯，甚麼楠木、陰沉木最多。川裡的藥材也甚多，甚至杜仲、厚樸之類，每每有鄉下人挑著出來，沿街求賣的。得暇我便到作之房裡去，問問四川省面情形，打算入川走一趟。作之道：「四川此時到處風聲鶴唳，沒有要緊事，寧可緩一步去罷。」我道：「有了亂事麼？」作之道：「亂事是沒有，然而比有亂事還難過。」我道：「這又是甚麼道理呢？」作之道：「因為出了一個騙子、一個蠢材，就鬧到如此。那騙子扮了個算命看相之流，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了。忽然一天，遇了一個開醬園的東家來算命，他要運用那騙子手段，便恭維他是一個大貴之命，說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貴人的，最好是把一個個的八字都算過。那醬園東家大喜，便邀他到家裡去，把合家人的八字都寫了出來請他算。」我道：「這醬園東家姓甚麼？」作之道：「姓張，是一個大富翁，川裡著名的張百萬。那騙子算到張百萬女兒的一個八字，便大驚道：『在這裡了！這真是一位大貴人！』張百萬問怎麼貴法。他道：『是一位正宮娘娘的命！就是老翁的命，也是這一位的命帶起來的。不知是府上那一位？』張百萬也大驚道：『這是甚麼話！無論皇上大婚已經多年，況且滿、漢沒有聯婚之例，那裡來的這個話！』騙子道：

『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見。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經降世。我早年在湖北，望見王氣在四川，所以跟尋到川裡來，要尋訪著了那位真命天子，做一個開國元勳。此刻皇帝不曾尋著，不料倒先尋見了娘娘。這位娘娘是府上甚麼人，千萬不要待慢了他！』張百萬聽得半疑半信，答道：『這是我小女的命。』騙子聽說，慌忙跪下叩頭道：『原來是國丈大人，恕罪，恕罪！』嚇得張百萬連忙還禮。又問道：『依先生說，我女兒便是娘娘，但不知這真命天子在那裡？我女兒又如何嫁得到他？近來雖有幾家來求親，然而又都是生意人，哪裡有個真命天子在內！』騙子道：『千萬不可胡亂答應！倘把娘娘誤許了別人，其罪不小！大凡真龍降生，沒有一定之地。不信，你但看朱洪武皇帝，他看過牛，做過和尚，除了劉伯溫，那個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。』張百萬道：『話雖如此，但是我又不是劉伯溫，那裡去尋個朱洪武出來呢？』騙子道：『國丈說的那裡話！生命注定的，何必去尋。何況龍鳳配合，自有一切神靈暗中指引；再加我時時小心尋訪，一經尋訪著了，自然引駕到府上來。』張百萬此時將信將疑，便留那騙子在家住下。張家本有個花園，他每天晚上，約了張百萬在園裡指天畫地的，說望天子氣。天天說些蠱惑的話，蠱惑得張百萬慢慢的信服起來，所有來求他女兒親事的，一概回絕。一混了一年多，張百萬又生起疑心來，說那裡有甚麼真命天子。那騙子騙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，恐怕一旦失了，遂造起謠言來，說是近日望見那天子氣到了成都了，我要親身出去訪查。於是日間扮得不尷不尬，在外頭亂跑；晚上回到張百萬家裡去睡，只說是出去訪尋真命天子。如此者，又好幾個月。

「忽然一天，在市上遇了一個二十來歲的樵夫，那騙子把他一拉拉到一個僻靜去處，納頭便拜，說道：『臣接駕來遲，罪該萬死！』那樵夫是一條蠢漢，見他如此行為，也莫名其妙。問道：『你這先生，無端對我叩頭做甚麼？』騙子悄悄說道：『陛下便是真命天子！臣到處訪求了好幾年，今日得見聖駕，萬千之幸！』樵夫道：『怎麼我可以做得真命天子？誰給我做的？』騙子道：『這是上天降生的。陛下跟了臣同到一個去處，自然有人接駕。』那樵夫便跟了騙子到張百萬家。騙子在前，樵夫在後，一直引他入了花園，安置停當，然後叫張百萬來，說：『皇帝駕到了，快點去見駕！』張百萬到得花園，看見那樵夫粗眉大目，面色焦黃，心中暗暗疑訝，怎麼這般一個人便是皇帝！一面想著，未免住了腳步，遲疑不前。騙子連忙拉他到一邊，和他說道：『這是你一生富貴關頭，快去叩頭見駕，不可自誤。』張百萬道：『這個人面目也沒甚奇異之處，並且衣服襤褸，怎見得是個皇帝？先生，莫非你看差了！』騙子道：『真龍未曾入海，你們凡人那裡看得出來。你如果不相信，我便領了聖駕到別人家去，你將來錯過了富貴，不要怨我。』張百萬聽了他的話，居然千真萬真，便走過去，對了那樵夫叩頭禮拜，口稱『臣張某見駕』。

「那樵夫本是呆蠢一流人，見人對他叩頭，他並不知道還禮，只呆呆的看著。張百萬叩過了無數的頭，才起來和騙子商量，怎樣款待這皇帝。騙子道：『你看罷！你的命是大貴的，倘使不是真命天子，他如何受得起你的叩頭呢。此刻且先請皇帝沐浴更衣，擇一個潔淨所在，暫時做了皇宮，禁止一切閒雜人等，不可叫他進來，以免時時驚駕；然後擇了日子，請皇帝和娘娘成親。』張百萬道：『知道他幾時才真個做皇帝呢，我就輕輕把女兒嫁他？』騙子道：『凡一個真命天子出世，天上便生了一條龍。要等那條龍鱗甲長齊了，在凡間的皇帝，才能被世上的能人看得出，去輔佐他；還等那條龍眼睛開了，在凡間的皇帝才能登位。這一個真命天子，向來在成都，我一向都看他不出，就是天上那條龍未曾長齊鱗甲之故。近來我夜觀天象，知道那條龍鱗甲都長齊了，所以一看看了出來。我勸你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如果不相信，便由我帶到別處去；如果相信了，便聽我的指揮。』張百萬聽說，還只信得一半。」

我道：「這件事要就全行誤信了，要就登時拒絕他，怎麼會信一半的呢？」

正是：唯有癡心能亂志，從來貪念易招殃。未知作之又說出甚麼來，這件事鬧到怎生了結，且待下回再記。